

# 中国文学简史

范颖摇 亓丽摇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简史 范颖, 元丽编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6-02811-2

I ①中... II ①范...②元... III ①文学史—中国—青年读物 IV ①I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0000 号

出版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熊锡源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贾摇萌

责任校对: 易摇正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电话: 编辑部 020-85212222, 发行部 020-85212223

发行部 020-85212224, 020-85212225, 020-85212226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13 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85212227

网址: <http://www.zhujiang.cn> 电子邮箱: [zhujiang@zhujiang.cn](mailto:zhujiang@zhujiang.cn)

印刷者:

规格: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本书专为高校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编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突出下面几个特点：

①内容简洁。本书用几十万字概括中国文学从上古时期到 20 世纪末 2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力图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②点面结合。本书在注重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依照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勾画其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作重点介绍。

③可读性强。本书以文学文本为重，注重展示文学作品自身的美，力图让读者在得到文史知识的同时，享受到文学作品内在的美。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加上时间仓促，书稿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有距离。我们真心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我们在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本书由范颖、元丽编写，其中范颖编写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部分；元丽编写了元、明、清及 20 世纪部分。全书由范颖统稿并负责最后的文字修订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书稿中未一一注出，在此一并声明，并表达我们的谢意。

编者

2008 年 8 月

## 第一章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指上古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期的文学。它包括了我国上古时期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社会形态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为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的先声。从古代文献资料及地下挖掘的材料来看，文学艺术早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的源头。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如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和生产密切联系的诗歌，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等。上古文学只有口头创作，而且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存在。待到殷商时代，文字发明以后，才有了书面的文学作品。先秦文学不单纯是文学，它同时是历史，如先秦历史叙事散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哲学，如先秦诸子说理散文《道德经》、《论语》、《庄子》等；还是政治思想范畴的东西，如孟子的《孟子》等。先秦文学不仅内涵丰富，而且艺术成就卓著，出现了《诗经》与《离骚》这样对后世文学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作品。

### 第一节 摇古代神话

#### 神话的起源

摇摇神话是以想象的故事形式反映远古人类解释自然并希望征服自然的愿望。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神或者是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起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劳动起源说和宗教起源说最为可信。

神话的起源与劳动有关，因为从现存的神话作品来看，很多作品的内容都反映劳动生活，或有着劳动生活的影子，如那些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神话故事。神话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有关，因为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在求生存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没有掌握自然规律，没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他们对未知的自然便产生一种膜拜心理。他们认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在指挥、控制着自然的变化，这便是最初的宗教观念。在初民的潜意识中，他们把自然力量想象成有生命的东西，通过简单的类比，认为神同人一样，具有情感意志，而且不同的自然现象有不同的神掌管。日、月、风、雨、雷、电等都由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灵操控；天地、

山川、水火等也都有神灵主宰。这样，在远古人们的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的想象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创造了许多英雄神话，这些英雄神话更是跟劳动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 神话的内容

摇摇我国古代神话主要记载在《山海经》中，也有一些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类书中，内容十分丰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内容丰富而复杂的神话粗略地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

创世神话以盘古开天地最为著名：

摇摇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居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

远古人们认为宇宙世界是从一个卵中诞生出来的。这种卵生神话与生命现象相关，因为卵生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原始初民想当然地认为宇宙世界也是破壳而生的。

始祖神话流传最广的数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

摇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颡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缠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缠人也。——《太平御览》

女娲在这里不但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人类万物的始祖。女娲辛勤劳动、奋力拼搏，不仅制造了人，而且还为人类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其实反映了初民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

古代洪涝灾害泛滥，在同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过程中，最杰出的英雄莫过于鲧、禹父子。《山海经·海内经》载：

摇摇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盗窃天帝的息壤来堵水，结果没有堵住水灾，引起了天帝的

震怒而被杀。他的儿子禹继父之志，继续为民治水。据说，禹开始也是采取湮（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战胜洪水。禹为了治水，八年在外，不辞辛劳到处考察河道、地形，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的治水精神最终感动了神灵，众神灵都来帮他。鲧、禹也成为了人民心中的英雄。鲧、禹父子两代治洪水，也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内容最丰富的英雄神话。

战争神话中，“黄帝战蚩尤”最为脍炙人口。传说黄帝和炎帝是中原两大部落的首领，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部落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山海经·大荒海经》载：

摇摇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在这则神话里，黄帝和蚩尤被神魔化了，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神与魔的较量，初民通过艺术想象把这场战争描写得十分惊心动魄。

远古人民以打猎为生，弓箭是远古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大事，神话传说中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后羿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淮南子》记载：

摇摇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猼狁、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猼狁，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后羿是人们心中的神。黄帝之后，古代神话便进入一个以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时代，自然神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其实是人们依照自己的想象把他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了后羿这个神话英雄身上。后羿不仅射杀了猼狁、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害人妖魔，还“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也包含了歌颂劳动英雄的意义，也有赞扬优良的劳动工具和巧妙的劳动技术的意义。

我国古代神话丰富多彩，上述这种分类只是为了便于叙述而已，还有一些神话很难归类，如著名的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

#### 神话的意义

摇摇神话虽然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东西，但这种幻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我国神话始终是紧紧围绕人的生存这个主题，无论是战胜自然灾害，还是清除人间邪恶势力，都贯穿着为人生的意义。从上面我们所介绍的神话内容可以看出，先民对现实

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强调神话故事的主角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的同时，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话中饱含着对人生的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都充满着激昂的斗志和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概，无论面对的是多么巨大的自然灾害还是凶狠残暴的敌人，他们都积极主动去面对，甚而视死如归，表现出积极的浪漫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神话是我国文化的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特征的形成。

神话故事也是我国文学的源头。远古人类通过简单的类比来创造神话，神话故事的主角虽然是神或者是神化了的英雄，但他们跟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因此，无论哪一类神话作品，都熔铸着浓烈的情感，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表现出初民丰富的想象力。想象、情感和形象，神话具备了文学特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深远。首先，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揭示了方向，它开创的为人生的主题成为我国文学发展的主流；而神话富于情感、形象和想象的特征，也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其次，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其浪漫主义精神，那种新奇奔放的幻想，启发作家的想象力。再次，神话内容丰富多样，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从后世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无不得到神话的滋养。从屈原、庄子、李白、李贺、苏轼到元明戏曲、明清小说，都和神话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肉联系。

## 第二节 谣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 《诗经》的 编定和体制

谣谣《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 305篇。《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即音乐曲调，《诗经》有十五国“风”，即指十五个地区不同的音乐曲调。雅，即“正”，正声，朝廷之乐即为“雅”。“雅”有“大雅”和“小雅”之别。“大雅”和“小雅”的区别，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即“美盛德之形容”都是歌功颂德之作。《诗经》中有周颂、鲁颂和商颂，都是宗庙祭祀所用的舞曲，音乐舒缓。

《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代学者奉为经典，才称作《诗经》。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和编定历来说法不一。有汉代学者取采诗的说法，如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也有汉代学者认为《诗经》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例如司马迁就曾说过：“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而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无法考证。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这部书中的“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歌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雅诗和颂诗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

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了解民情，考察其政治效果，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经过秦代焚书坑儒后，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为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燕之韩婴、赵之毛萇。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郑学大昌，毛诗独行于世。其余三家诗消亡。

### 《诗经》 的内容

摇摇《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中的“颂”和“大雅”虽然绝大部分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但也有文学价值较高的具有“史诗”风格的诗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史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生民》主要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的出生和天生的种植五谷的能力，以及他率民定居邠地的历史。《公刘》叙述周人远祖公刘带领周民从邠地迁居豳地，开荒辟地、造屋定居的历史。《绵》主要叙述周文王的祖父率民由豳迁岐，开地建房，创业兴国的事迹。《皇矣》先是叙述周文王的祖父开辟岐山，击退异族；再说周文王的父亲继祖德业并传位给文王；然后叙述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大明》先是叙述文王父结婚生文王、文王结婚生武王，之后叙述武王伐纣灭商的事迹。

五篇史诗在叙述历史时，虽说它们没有后世叙事诗那样动人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全部历史过程，而是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情，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德，抒发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如《公刘》中写移民安居后，诗作避开了正面叙述，着重描写周民在迁徙中的活动和心理感受，尤其注重欢快热闹的场景刻画。诗人连用了几个叠句：“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语，于时语语”，不仅把那充满欢乐笑语的生活情景呈现在读者眼前，而且描摹欢快的劳动景象，烘托场面的热烈和人们情绪的高涨，也折射出周民对领袖的拥戴。有些片段还写得还相当生动，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如《生民》中这样描写后稷出世时的神奇经历：

摇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訐，厥声载路。

简朴的语言却描绘出充满神话色彩的后稷故事，不仅颇为生动，而且神化了先祖。

后稷是他母亲踩了天帝的脚趾印而受孕、出生的。这种神奇的出生，其实是周人对后稷的身份和地位的神化，带有原始的宗教崇拜心理。

《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主要集中在“小雅”和“国风”中。我们根据诗歌所描写的内容进行粗略的归类，把它们分为劳动农事诗、社会政治诗、战争徭役诗、婚姻情爱诗等来叙述。

劳动农事诗。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春种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秋收后，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会时的祭祀乐歌。其中，《七月》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农夫具体的劳动场面以及生活状况结合起来刻画了他们种田、养蚕、纺织、梁纆、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等情景，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存状态。劳动农事诗中很多都既反映劳动人民的劳动情景和生活处境，同时又表达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如《伐檀》：

摇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是一群在河边砍伐木材的人们唱的歌，有着对“不稼不穡”、“不狩不猎”的人提出的质问。为什么那些整天都在劳动的人反而无衣无食，而那些“不稼不穡”、“不狩不猎”的人反而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国风”中还有直接对剥削者进行强烈谴责的诗歌，如《硕鼠》中把那些剥削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蔑视和愤怒。诗中所再三咏叹的没有人为饥寒而悲号的乐土，也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劳动农事诗描述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农夫生活，也在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后来的读者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夫的生活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社会政治诗。《诗经》中有相当多的诗篇表达着下层人民对政治的不满、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国事的批评。如《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媳的丑行；《相鼠》表现人民对贵族统治者荒淫无耻的批判；《君子于役》反映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伐檀》表达人民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愤怒。也有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这些诗歌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由于官吏们身处统治集团内部，故其对政治的揭露控诉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他们或抒发忧国忧民之心，或直斥高层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印》，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

《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揭露政治的昏暗，批评君王无道、奸佞得宠导致国家混乱、人民受难的黑暗局面。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邶风·墙有茨》、《邶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

战争徭役诗。《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芣》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险峻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险峻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

摇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戍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如：

摇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再如《王风·君子于役》：

摇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触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情爱婚姻诗。《诗经》中相当部分作品是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这部分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涉及婚姻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

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

《诗经》大多数爱情诗在表达男女的悦慕之情时，含蓄委婉、感情真挚缠绵。如《诗经》的开首篇《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以及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幸福生活。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又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全诗没有一个字描写伊人的容颜之美，却令人无限向往；没有一个字描写男子的相思之苦，却让人黯然神伤。主人公相思和爱情的表达，温文典雅而情意缠绵。

《诗经》中有的爱情诗在表达感情时直率、大胆而浪漫，如《召南·摽有梅》，一位待嫁的女子直白地表达自己急切地等待求婚者到来的心情。又如《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描写月下美人的绰约风姿，咏唱自己爱慕、相思之情，明净、纯洁而美丽。《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蹰徘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诗经》中除了有很多这种表达青年男女恋爱的诗歌外，也有一些写夫妻美好的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正当春光明媚、桃花盛开之时，美丽的姑娘出嫁了。诗人真诚地祝愿她家庭和睦、生活幸福。《郑风·鸡鸣》写夫妻间缠绵的情爱和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郑风·风雨》则写夫妻的久别重逢的复杂感情等。

《诗经》里的情爱诗在描写婚姻的美满外，也还有不少表现弃妇的痛苦经历的诗，反映出某些社会问题。如《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卫风·氓》和《邶风·谷风》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这两首诗都叙述了女主人公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但表现风格各具特色。《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悲悲泣泣，柔婉缠绵，哀怨凄切。《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结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控诉氓始乱终弃的行径，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诗经》弃妇篇作品包括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如《小雅·鹿鸣》：“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这样君臣、亲朋欢聚宴享，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又如《王风·黍离》描写故国之思，《邶风·载驰》抒发爱国之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总而言之，《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诗经》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展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 《诗经》的艺术成就

摇摇《诗经》的艺术成就，首先是抒情与写实的融合。真实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是《诗经》艺术表现的重要特点。作者从自己视觉出发，感受生活，表达爱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有感而发，不平则鸣，“我口唱我心”，绝无矫情造作，十分坦率真实，如《伐檀》、《硕鼠》、《蒹葭》、《七月》等。其次是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的广泛应用。赋是直接叙事，直接刻画描写，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如《七月》，按照月令顺序，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的劳作。比，就是比喻。如《卫风·硕人》，形容庄姜的美丽，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油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额的螭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活。兴，就是起兴或发端，这种手法的运用只能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的位置，即所谓先言他物然后才咏所咏之物，一般起烘托氛围的作用。如《秦风·蒹葭》：

摇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本诗以秋景起兴，以萧瑟苍凉烘托寻觅者的心境情绪。三种方法或铺陈写物，或以物喻物，或情物交融，其表现手法的多样性，生动地揭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了诗歌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性。

赋、比、兴是《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周礼·春官·大师》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六义。”

在形式和语言方面，《诗经》中常见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所谓重章，并不是重复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这一类词义复沓的表现形式，回环

往复的咏唱，既可以加强淋漓尽致的抒情效果，也使诗章之间有了层递关系。如《周南·芣苢》：

摇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负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苢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苢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字的大量运用，构成了《诗经》语言上的又一大特色，如“窈窕”、“参差”、“辗转”及“关关”、“呦呦”、“煌煌”等，使诗歌增加了韵律美，也细腻地传达了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生动。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总之，《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创作技巧，还是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 《诗经》的 文学史地位

摇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诗歌史上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后人将之概括为“风雅”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关注现实社会、关注民生。《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后来文人的创作态度。文人往往以《诗经》“风雅”精神来反对文坛形式主义。如唐代陈子昂所主张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所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观点等都是受《诗经》的影响。《诗经》还是我国诗歌抒情言志的肇始。《诗经》中大部分诗歌是抒情言志之作。可以说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总体特点都是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言志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在创作手法上，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

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触景生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些都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 第三节 摇先秦散文

#### 历史叙事散文

摇摇先秦散文可以分为历史叙事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两种。历史叙事散文主要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其中《左传》的文学成就最高。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空前动荡，一些士人或撰写史著，或编撰历史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借鉴。殷商时期，我国就建置了史官；到周王朝，史官制度比较完善。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据文献，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今存的《尚书》、《春秋》，保存了不少殷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史料。到战国时期，社会空前繁荣强大，又空前动荡混乱，更需要认真总结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于是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这样以平易文体写成的历史著作，形成了历史叙事散文繁荣的局面。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集，文字佶屈聱牙、艰深难懂。《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一般都称为“春秋”。“春秋”记事语言简单，类似后世新闻标题，只是片断记录。现今流传的《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孔子以谨严的书法和微言大义，暗寓褒贬，表达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宣扬他尊王、正名等思想，语言准确而简明。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而主要在记言，故名为《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从此一般都认为《国语》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传》、《国语》既同一作者，而《左传》是传《春秋》的书，故又称《国语》为“春秋外传”。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战国策》为“春秋三传”之一，它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

鬪的斗争及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擅长说事，因多记纵横家言，其语言呈现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秦策一》），虞卿斥楼缓（《赵策三》）等，就历史叙事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纵横家们善能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詔说赵太后送小儿子到齐国做人质、邹忌讽齐威王纳谏，均是从日常生活事情入手劝谏，明白达意，婉转生动，极有说服力。

《战国策》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形貌毕肖。作者往往用寥寥几笔，或描写其形象，或摹画其言语行止，以传达人物的神貌。如“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说秦王失败而归的颓丧潦倒神貌，写苏秦刻苦发奋和平生追求，写其嫂在苏秦功名就后的卑微言行，一一如在目前。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妈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此外，因为是纵横士的游说活动，为了使君主能采纳己见，纵横士的说辞中经常运用比喻和寓言，从而使文章形象生动，饶有趣味而富于文采。很多典故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成语，如“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等等。

### 《左传》

摇摇《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的内容却涉及到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还有关于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等事的记载。

“情韵并美，文采照耀”的《左传》是先秦时期历史叙事散文中最具文学色彩的。这首先表现在其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性的剪裁，通过文学性的剪裁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情节化。它在记述一些内容复杂的史事时，善于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使所传达的事件蕴涵意趣。如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记述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

酷斗争。叙事跨度自哥哥郑庄公出生起，到弟弟共叔段兵败逃亡、庄公母子和好止。如果把这一场历时长久的权利之争平铺直叙，不但烦琐冗长，而且枯燥乏味。《左传》只用了缘因多字，就把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叙述得明白生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得鲜明突出，令人难忘。《左传》在叙述史事时，还常常借助于人物形象的描写，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和彼此间的关系，来使史事故事化、情节化。例如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时间既长，故事情节又非常复杂，而选材布局均恰当。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段，无不富于戏剧意味，寺人报告密和竖头须请见的穿插，又使人感到离奇变幻，异常紧张。

其次，《左传》刻画人物性格形神毕现，有立体感。《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左传》中优秀篇章所描叙的人物形象大多性格鲜明。如不卑王侯、善驭战机的曹刿，机智勇敢、与敌周旋的弦高，忠心耿直、性情暴躁的先轸。《左传》不仅写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而且还从多个侧面刻画人物性格，甚至还写人物性格的发展。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就描写了晋公子重耳如何从一个不谙世事、只图享乐的贵公子，逐渐锻炼得成为一个有志气、有胆识、有机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的过程，使晋公子重耳的形象富有立体感。此外，文中其他人物如从亡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头须、介之推以及七个女性，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形象，均通过对话或者行动一一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后又一一收束进去，成为一篇首尾完整、结构严密、条理井然、脉络贯通的叙事文。

第三，《左传》中有丰富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场面描写尤其体现在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对战争场面的描写，首先是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描写，其次才是叙述战斗过程。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楚国北犯宋国，宋求救于晋；晋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也不愿楚人北扩，欲与楚作战，但是又担心齐国、秦国不予支持。于是采取外交战略，令宋人以重赂向齐、秦求救，同时进攻楚友邦曹国、卫国，并把曹、卫领土分割给宋。齐、秦受宋赂，必然出面请求楚国免伐宋；而楚见宋人无端占有友邦的土地，则一定要更坚决进兵。如此，齐、秦则会因为楚人不给面子而支持晋与楚交战。

作者可能认为战前谋划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以在战前谋划的叙述中，往往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例如长勺之战（庄公十年），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邲之战（宣公十二年），也是先从晋人眼里注意到战争的性质，即抵抗的还是侵略的，如“师直为壮，曲为老”之类。通过这些叙述，可见作者并不把战争的胜负看作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左传》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又注重情节的曲折性和生动逼真性。例如崤之战（成公二年）一段：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血流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郑丘）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郤克使齐，为妇女所笑，发誓说：“所不报此，无能涉河！”郤克抱着愤激报复的心情来作战的，所以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显得那么坚强。在他身受重伤，实在支持不住了的时候，又由于张侯、郑丘缓的鼓励，特别是张侯的勇敢坚强，并辔助鼓，终于杀入敌阵，打败了齐军。战争场面惊心动魄。《左传》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不计其数，这样传神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

《左传》还善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春秋时的大战，常常有许多小国参加，构成交战两大阵营。其中关系复杂，变化莫测。能否正确运用外交策略争取他国帮助，是双方胜负的又一关键。因而外交辞令就显得非常重要，《左传》中的语言无不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

《国语》、《战国策》、《左传》等先秦历史叙事散文在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方面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 诸子说理散文

摇摇周王东迁之后，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王朝衰微，天子实际上已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地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而在新兴地主阶级中又产生了新型的士，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纵横家苏秦、张仪等。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们纷纷出谋划策，游说、著述，聚徒讲学，希图解决种种不良的社会问题。而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招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他们愿意听取士人的说辞，或借鉴或采用。士人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在学术流派上形成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促成了诸子说理散文的繁荣。

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发展大约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至战国初的《老子》、《论语》和《墨子》为第一阶段。这些散文多为语录体，辞约义丰。战国中期出现的《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孟子》、《庄子》已经摆脱了语录体，长篇大